

散文 第三名 陳佳妤

筆名/陳伊

個人簡介：中國醫藥大學中醫學系六年級

目前就讀中國醫藥大學中西醫雙主修六年級，在醫院實習中，醫病關係徵文第一名、薇閣高刊小說第三名、青少年文學獎小說組入圍、醫學生文學獎小說組入圍。

你今天過得如何

你今天過得如何？是我們最標準而中性的開頭語，代表我們是醫生和病人的關係。

這不是我第一次進入醫院實習，我刻意忽略身後那些老鳥對我的耳語，掌握電腦的主權，我親耳聽見他們說搞藝文的不是憂鬱就是自戀，配上幾聲優越感的訕笑，「精神醫學科」幾個斗大的字體像是風中殘燭一樣缺漏了幾角，我能體會那些老鳥自然誕生的性格扭曲，在這個野獸的世界，面對著過度脆弱的人們，勢必會在內心養出魔鬼，而我迫不及待的想要知道這個環境對我到底還能多友善，其實我早就應該可以習慣的，畢竟上頭的學長總是這樣跟我們說，那些已經寄居在這個巨大醫療體系的人們，他們太辛苦了，最後我是這樣解讀的，「日子很爛，但我們終究得這樣過。」我知道他們在期待些什麼，期待我奴性發作，就這麼接受下去，像他們曾經接受的那樣。

我壓根不相信精神疾病這一套，用會談而生的治療就像某種洗腦，連自己都不懂自己的腦子，怎麼可能會在講了幾句話後就通，太多過度美化的神蹟，精神疾病和我實在離得太過遙遠，我憐憫他們，但這股憐憫就像是一條線，輕易的讓我理解到自己和他們的不同，我有些卑劣的在心裡慶幸著自己有多麼正常，我的腦子不停的轉，絲毫沒注意到學姊的腳步已經停在病人前頭，就連查房結束，我也是直到學姐眼睛盯著我瞧才回神，她問我要選哪個病人照顧，我從淺薄的印象中搜尋，而我記起了最後那個病人，學姐的神色飄搖，她問我為什麼要選這個病人。

「大概是因為他看起來比較正常吧。」

學姐沒多說些什麼，但我卻覺得我好像冒犯了她，在我們見面的第一天。太常遭遇的情緒，總是學不會的應對，最後僅僅是反應在學長姐給我的成績上頭，人際相處那一欄總是低分的可以，但我們分明什麼話也沒有認真說過，那些輕輕淺淺的話，似乎成了沈重的枷鎖要我認命背起，這讓我想起那些交友聚會上的目光。

我曾參加過交友軟體的聚會，除了說自己就讀醫學系，目前在醫院實習，我就再也沒說過具有資訊密度的話，我看著對方一開始的興奮激昂，在他們的世界，醫生大概是在職業階級的上等貨，但我的無趣彷彿深入骨髓，最後蔓延到體表，變為一種苦悶的氣壓，他們索然無味，卻很聰明的標籤化，我接下來講的話都不重要，因為我在第一刻就表明了自己的價值，人與人的交際就像是在跳圓舞曲，你欲轉圈，我提起手，你想知道我何處能供你圖利，我就在一開始把自己的本錢展露，願者上鈎，這是我對這個場合唯一讚賞的機制，他們平均會和我聊三十分鐘，他們會漸漸發現我不過只有那

個標籤，他們勉強自己和我對話，就像在和自己掙扎拉扯，而我會逐漸從他們的眼中讀出來，怪人，這就是對我的評價。

身為在醫院目前權力中心的最低階層，連用台電腦都會被諷刺叫罵，誰不會變怪？

一直以來常被說我想太多，我怎麼不可能想太多，如果連大腦都不聽我說，那我要說給誰聽？

我自己走到病房門口，而他的臉沐浴在陽光底下，閉眼的畫面讓他纖長的睫毛像是一把小扇，精緻的像一幅畫，潔白的臉龐也散發著金粉般的光輝，他的模樣虔誠，似乎在祈求著些什麼，我不敢打斷他的虔誠，只是也跟著覺得空氣暖了起來，忍不住也跟著將眼睛閉了起來，等到我重新張開眼，一雙烏黑的雙眼帶著笑意向我看過來，我卻莫名的感受到一股身體發顫，他是個太美麗的少年，比起他的從容，我更像是準備要被會談的病人一樣，羞愧的無地自容。

「你今天過得如何？」

他說叫他 Z 就好，會談進行得比想像中輕鬆簡單，Z 和我同歲，我從原先的侷促不安變得自在，我有些不自覺的想著，所謂的會談比想像中輕鬆，或許也是因為我身為一個醫學生的關係，Z 是個很好的聽眾，他時而將眼睛眯成一抹彎月，時而專注的盯著我，唯一不變的是嘴邊那抹從容的笑，而我就像一個滿溢著想法的樹洞，裝滿太多沒有說出口的念想，找著了新的樹洞，拼了命的把自己倒灌出來。

而當 Z 輕聲和我問起隔壁床的狀況，我則沒有管好自己的嘴，為了想證明自己有趣，我說了不少，並在 Z 輕輕點頭的每個瞬間感到滿足，我漸漸不可抑制的喜歡上了 Z，他安靜而有禮的模樣，使我真正的覺得自己像個人，即便我總講些不著邊際的話語，可我眼前的少年如此寬厚、迷人，這是我第一個朋友，我驕傲地相信是我完成了一個成功的會談，我在 Z 的眼睛裡看見一個張狂而脆弱的我。

我的手指飛快的在電腦上建檔 Progress note，在病歷系統上有一個聽起來更簡單的名字，病程紀錄，由 SOAP 組成。

S：Subject，病人主觀的感受

O：Objective，客觀的描寫，大多是生理跡象、身體檢查或是實驗室數據

A：Assessment，從一開始記錄下針對這個病人的診斷猜測，或包含重要的處置和發現

P：Plan，治療計畫

每天就是這樣將病人的變化記錄成這樣的小表，有些人覺得這樣的紀錄很是繁複，僅僅是用評鑑需要這種無奈的理由解釋它，甚至只是一種忙碌的學長姐和能力不佳的醫學生的互通有無，不論醫學生是否夠認真，Progress note 就像一種最低限度的容忍，你交了我就相信你有看過病人，但我總覺得這種記錄包含著些更重要的東西，就像 A

的部分，我喜歡書寫下一個困難的疾病如何被確認診斷的過程，有很多疾病是這樣的，我們將一開始常見的排除了，才像是在剝去洋蔥層層外皮之下，看到最核心也最少見的疾病，撥雲見日的喜悅是我唯一在醫院的樂趣。

但我其實並不喜歡和病人相處，我更熱愛的或許是疾病本身，光是想像一條血管如何因為老化而逐漸狹窄脆化，再接著因為膽固醇或是血小板的附著而阻塞，最後急性轉變，整塊腦組織缺血，細胞凋亡，原本以為這就是一個疾病的全貌，但詛咒彷彿沒有結尾，旁邊細小的血管就像是天生的善良一樣，拼命的想要藉由側枝循環拯救逐漸死去的那塊，接著第二次中風發生了，因為血液的再灌流引發的二次腦傷。

而今天在打Progressnote，我想到的不是血管之間互相碰撞的火花，我想到的是Z那雙深沈的彷彿要將人整個吸入的眼眸，太過正常的他和太怪的我，我第一次想用紀錄紀錄下一個人，而不是一種疾病，我跟Z之間的關係，不是單純病人和醫學生的關係，我們並不只有疾病作為聯結，心忽而的發軟，我肆意的更動前者的病歷，Z沒有病，我發自內心的想傳達這樣的訊息，卻只能用著中性的詞語表達我內心的信仰。

患者：Z 記錄者：實習醫學生

S: ~~患者自述有傷人衝動~~沒有明顯不舒服

O: ~~具有攻擊傾向，對於病友缺乏同理心~~生理跡象穩定，對待人們友善謙和。

A: ~~人格障礙，已嚴重影響到日常生活~~輕微情緒障礙，接近正常人狀態

P: ~~需進一步積極研討治療計劃~~保持現在的治療方針即可。

隔天早上的緊急事件會議，我聽見了值班醫師報告Z隔壁床的病友把自己的臉埋在馬桶裡面，說是要找海龍王，負責報告的人似乎也覺得事情荒謬的好笑，大家低聲掩蓋住笑意才不顯得失禮，沒有人知道為什麼他突然這樣做，我卻開始全身冒冷汗，想起我昨天才跟Z說過，他隔壁床病友最大的幻覺就是覺得海龍王要殺了自己，時間點實在是切合的太過殘忍，會議一結束，我飛也似的衝向他的病房，卻又在門口駐足不前，打開門卻發現他就像一尊神聖的石像，老早就在等著我。

「你說我卑鄙？你為什麼不覺得只要有兩個精神專科醫師認證就可以把人關進來，這樣的規則更為卑鄙？」Z笑著和我說，而我不知道怎麼回話，驚訝地發現自己居然不敢反駁他，我不自在的看著他隔壁床的病友，他神情空洞的嘴裡不斷碎唸著，髮絲間還殘留著穢物，我幾乎覺得我的舌頭苦痛的要拔身而去，Z卻只是看著他，嘴裡格格發笑，那一刻我的理智倏地甦醒，我順了我的白袍，我將要面對的是頭上長了彎角的惡魔，一個甚至比我更了解我自己的惡魔，而他嘴邊魅惑的笑著，並沒有開口，只是笑意逐漸深沈，在水裡面找海龍王不是很合理嗎？我問著自己，我也跟著扯開嘴角笑了起來，Z對我越是認同，我就笑的更加大聲張狂，我亟欲證明我在這個空間當中的

立場，活像是差點窒息的鴿子，瘋狂的拍動翅膀，跳著取悅迎合的舞，Z 突然朝我偏過頭，蒼白的臉浮上血色的微絲，他沈浸在一股迷幻的狂喜。

「好美，你看他逐漸碎掉的模樣。」

我似乎更加貼近 Z，他的模樣像飲了上好的威士忌，快樂而瘋狂，啞啞，心中似乎有什麼摔碎的聲音，對於 Z 的渴望，甚至捨不得離去，我漸漸脫去我的白袍，只為了想與他更近一些，我太需要他了，需要到彷彿會螫人，他又靜靜的聽我說我腦袋裡過多的思維，而我下意識的忽略隔壁床瀰漫過來的騷臭味，我知道不是 Z 說的，也不能是 Z 說的，我隨著 Z 的目光看過去，隔壁床的病友此刻自身上綻放了一朵黑色曼陀羅，而他的身體正一塊塊剝落，美得不可思議，而 Z 笑著的模樣如魔，如我最想成為的模樣。

我離去的時候將白袍忘在 Z 那邊，而我想那件白袍對於現在的我們來說或許也不那麼重要，Z 能給我的早已經更勝過白袍，比起白袍，我更渴望和他一同穿上一樣的病人服，睡在同一張床上，看著同樣的日出日落，我的腦袋有種迷昏的狂喜，原來我現在才真正成為一個人，而不只是醫院的路障，有人真正想了解我的本質，而我是如此需要被聆聽、被愛，我跳躍在病房的走道上，覺得自己比任何一個躁鬱症的患者還要更加了解這個世界的美好。

「你今天過得如何？」Z 端正的笑著。

Z 穿著我的白袍，而我一如以往，像是與我最深愛的救贖分享我腦袋裡噴發的情緒，太多了，但他總會聽，Z 就像是我的創造者，他懂我的每一個幽默，每一個憤世嫉俗背後的自卑，我穿上 Z 放在病床上的病人服，熟悉的味道讓我歸屬地就在這，我問 Z，「你說，是這個世界瘋了，還是我瘋了？」Z 輕笑，他說有和無從來都是人定義的東西，而我感受到了發自內心的顫抖，他始終懂的我隱藏在話語裡的真心。

Z 穿著白袍離開病房，說著他明天會再來看我，而我穿著病人服，終於找到自己的歸屬地。

才明白人本來就在瘋與不瘋遊走，互相交替的過程，只不過看誰瘋的明顯，誰瘋的低調，而我的確從來就是瘋的。

患者：實習病人

記錄者：Z

S: 強烈不穩定情緒，患者自述是他最好的模樣

O: 生理跡象穩定，態度詭譎，對待人們癡傻癲狂。

A: 思覺失調症

P: 繼續永久治療